

徐朔方 箋校

湯顯祖全集
(一)



徐朔方 箋校

湯顯祖全集
(二)



徐朔方

箋校

湯顯祖全集
(三)



徐朔方

箋校

湯顯祖全集
(四)



責任編輯 韓敬群
裝幀設計 方 衆
責任印制 吳鳳蘭



ISBN 7-5300-0204-X



定价: 158.00 元 (精)

9 787530 002049 >

徐朔方
箋校

湯顯祖全集
(一)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徐朔方 箋校

湯顯祖全集
(二)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徐朔方
箋校

湯顯祖全集
(三)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徐朔方 箋校

湯顯祖全集

(四)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湯顯祖全集/(明)湯顯祖著;徐朔方箋校.-北京:
北京古籍出版社,1998.10

ISBN 7-5300-0204-X

I. 湯… II. ①湯… ②徐… III. 湯顯祖-全集 IV. I21
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98)第 25730 號

湯顯祖全集(一—四)

徐朔方 箋校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)

郵政編碼:100011

北京出版社總發行

新華書店經銷

電子外文印刷廠印刷

八五〇×一一六八毫米

開本三十二 印張八十六

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一—五〇〇

定價:一百五十八元(精)

ISBN 7-5300-0204-X/I·44



湯顯祖畫像

侍主湯顯祖頓首拜

伯父也來言與父同以初生拜經仁貴道
人知命子一國君幸德是德也

吳六中解之其木渴 吳太守是其里戚也

附長表積其之穢難自能也其致之

頂息各弟併

吳六二賢從者 吳會元憲為一言亦

湯顯祖手迹
(原件藏臺灣故宮博物院)

湯義仍玉茗堂集序
詩大難言矣思通淹緯者多之天
才氣俊邁者或踈冥討氣韻高
勝思少體裁法律森嚴時減風致
雄渾悲壯求之流利則窮清積蕭
疎貴以沉着多窘率意師心託之

臨川湯海若
西平夏金陵用如深州
玉茗堂文集

王荅常直選卷之一

臨川湯顯祖著

友人師 機選

賦

遊羅浮山賦 有序

夫星圖粵地聳潮汝於玄紐日次周天啓

夜於陽陸然則南嶺之南北戶之北固以興

象之所備龍獨龍之所長第矣而廣故天子

之降衝山祝融之燔樞軸雖建於西極經絡

王荅常直選卷之二

臨川湯顯祖著

友人姜鴻緒校

五言律

古意

秦澗曲堦滋風輝適琴時合情望朝日派噴在

新知鬱鬱青門道悠悠想漢期王壺起行酒適

淚濕可絲

九江送王元景之登封

前 言

湯顯祖（一五五〇——一六一六）字義仍，號若士，江西臨川人。他二十一歲考取江西省第八名舉人。因為謝絕首相張居正的延攬，在張去世的次年（一五八三）才得以低名次考中進士。又因為不接受兩位內閣大臣的接引，被派到南京太常寺當一名博士，主管祭祀和禮樂。萬曆十七年（一五八九）由臨時安插的詹事府主簿，陞為南京禮部主事，正六品。萬曆十九年（一五九一）由于上奏《論輔臣科臣疏》，抨擊朝政，貶官到廣東徐聞任典史。萬曆二十一年（一五九三）量移浙江遂昌知縣。五年後仍然未能返回朝廷，他就逕自棄官回家。同年秋，他完成傑作《牡丹亭還魂記》。三年後正式罷官。正式罷官的那年秋季，他完成最後一本戲曲《邯鄲記》，這是僅次於《牡丹亭》的又一力作。

湯顯祖的戲曲創作在方式上有一個特點：《紫簫記》（約一五七七——一五七九）完成一半而中斷後十年，作者又撰寫同一題材的《紫釵記》（一五八七）。將近晚年完成的《南柯記》（一六〇〇），次年又有題材相似的《邯鄲記》，將佛家故事改為道家傳說而後來居上。英國詩人勃朗寧有一首詩說，小鳥兒唱歌總是唱兩遍。它怕人懷疑它美妙悅耳的啼囀只是不自覺地偶一流露而無法重複。湯顯祖則是沒有竭盡一個題材應有的意蘊，不會中途罷手。即使罷手，也要在以後重來。唯有

ABB 31/01

他的傑作《牡丹亭》卻是一錘定音。它的每齣下場詩全部採用唐詩，詩句卻同劇情吻合無間，好像那些唐代詩人特地爲他預先撰寫一樣。然而第十齣的《驚夢》卻把『張生偶逢崔氏』的《會真記》或《西廂記》誤成《崔徽傳》。如果說《牡丹亭》下場詩集唐，作者是獅子搏兔，全力以赴，那《崔徽傳》的筆誤卻表明全劇並未從容推敲，認真校訂。

湯顯祖和莎士比亞（一五六四——一六一六）同一年去世。他卻比後者早生十四年。莎士比亞全心全意投入戲劇創作和舞臺生活不少於二十五年。消耗湯顯祖精力的第一是官場生活十五年，其次是科舉，時間略少于官場生活。他的創作以詩賦古文爲主，戲曲創作只是他的業餘遣興，所化時間不會超過莎士比亞所化時間的五分之一。

有人把湯顯祖列爲臨川派或駢儷派的爲首人物，以之與沈璟（一五五三——一六一〇）爲首的吳江派或格律派抗衡。戲曲作家同輩如張氏鳳翼、獻翼兄弟、屠隆、梅鼎祚，晚輩如余翹、鄭之文都是湯顯祖的友人。他們作風不同，風格各異，不是同一個流派。以文學語言而論，駢四儷六的湯氏早期作品和簡潔明淨的《二夢》，難以簡單地用『駢儷』一詞加以概括。《紫簫》、《紫釵》不比沈璟的《紅蕖記》濃艷，沈璟對《紅蕖記》就有過自我批評。沈璟的《墜釵記》摹擬《牡丹亭》，他比任何一位劇作家更有資格列入臨川派。以沈璟爲首確實有一個吳江派。他以規範化的格律要求當時的戲曲創作和演出一律遵從。湯顯祖則和高明《琵琶記》以下的許多曲家一樣繼承宋元民間南戲的傳統，相鄰韻部不妨通押。其實在崑腔崛起之前，從《永樂大典》南戲三種（《張協狀元》、

《小孫屠》、《宦門子弟錯立身》、《荆》、《劉》、《拜》、《殺》四大南戲和高明的《琵琶記》以至舊題邱濬、實爲無名氏的《伍倫全備記》、王濟（一四七四——一五四〇）的《連環記》、鄭若庸（一四八九——一五七七）的《玉玦記》、李開先（一五〇二——一五六八）的《寶劍記》、高濂（一五二七或略前——一六〇三或略後）的《玉簪記》以至《玉茗堂四夢》都不爲崑腔創作。後來這些劇作都以崑腔演出，那是移植的結果。湯沈矛盾主要是聲腔之爭，不是其它。硬把同湯顯祖年代不相及的一些曲家拼湊成臨川派，那是某些戲曲史的杜撰，並非事實。

梅鼎祚的《玉合記》（一五八七）本來也爲傳入皖南的海鹽腔的一個分支即宜黃腔而創作，後來他的《長命縷記》（一六〇八）卻改宗崑腔，並且對湯顯祖頗有微詞。屠隆鄭重其事地以一封長信投寄湯顯祖，湯氏只報以一紙短柬。湯顯祖在文人曲家中獨往獨來，他倒同地位低微的宜黃腔藝人交情頗爲深厚。

湯顯祖的友人中有不少理學界的知名人士。東林黨的頭面人物高攀龍盛贊湯氏的理學著作《粵行五篇》（一五九三年版）說：『往者徒以文匠視門下，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』。顧憲成爲李三才致書執政引起一場風波時，湯氏勸告他：『大有義理而細欠商量』。顧憲成復信說：『獨弟血性未除，又于千古是非叢中添個話柄，豈非大癡。幸老兄一言判此公案。』誠懇表示接受。但是湯顯祖既不是東林黨，也不是理學家。他同他們同中有異。如東林黨抨擊湯賓尹爲韓敬考試作弊時，湯顯祖站在他們的對立面。他認爲韓敬不需要作弊考取狀元。